

時艱未已念親情

曹志源

——記六叔聖芬和我的一些往事

幼年常聽家人談到六叔，但很少有機會見到六叔，原因是他經常去遠鄉求學去了。我出生時，他大概還在長沙念中學。到我童年懂事時，他已去了南京。還記得我正式入學以前，在家由祖父教我讀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和唐詩之類。我與致淡而進度慢，祖父常於失望中以叔輩自幼能詩能文，能書能畫的事實見告，以激勵我上進。六叔在外勤作家書，每十天半月必有一封，都是字跡工整，情文並茂，祖父也常以此作為教材。終生從事國文教學的父親對六叔幼年文思敏捷更是讚不絕口。一次他從舊書箱中發現六叔在高中時代寫的一本日記，毛筆行書，文工理順，視為珍品，要我保存作為範本。我反覆閱讀，受益匪淺。儘管祖父和父親教導我都很熱心，而我卻渾渾噩噩，對讀書習字一直提不起興趣；終日醉心於家鄉的湖光山色，喜與牛馬雞犬為伍，以捕魚撈蝦為樂。一心一意羨慕農家的孩子，想作一個牧童，好找一二條大牯牛來看管，騎在牛背上吹吹短笛，唱唱山歌，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徜徉自在，與世無爭，無憂無慮，那該是多麼愜意的神仙生活啊！記得一年夏天，當我正受罰被關在書房習字強讀時，心不在焉地從窗外長堤遠處，

看到兩個挺拔的青年朝我家走來，定神一看，原來是六叔和大哥因學校放假，相偕從長沙搭汽船回家了，心情為之雀躍。當六叔知道我在受罰苦讀時，連忙向興奮中的祖父說項作保，也讓我一道放了暑假。我那時如釋重負的愉悅，至今記憶猶新，同時也感到六叔的「偉大」，這麼輕易地使我獲得了自由，我那時大概才六、七歲。我讀書雖然愚笨，又不知上進，但頑皮的個性倒是不落人後。對家長的嚴格管束，有時也會反抗。因而曾與六叔有過一次戲劇性的遭遇，想他現在是絕對記不起來的了。那時農村的兒童不像今日的兒童們，到處都有娛樂遊戲的去處，和電話、汽車、電視、玩具之類。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天地，不是今日都市兒童們可享受得到的。那就是整個的大自然，都是我們的遊樂場所。如去屋後的資江游泳，或爬上參天的樹木捕蟬捉鳥，或與牧童們鬥牛賽馬等等。不過那都是對兒童們具有危險性的玩意兒，所以為家長所禁止。那時我家屋前都是稻田，平疇無垠，阡陌縱橫，湖塘棋佈，柳籬含煙；屋後梅竹成林，資水溶溶，槳聲帆影，風景不凡。各種飛禽鳥類常在家園的樹林中結果繁殖，十分熱鬧，牠們都成了我童年的寵物

和玩伴，也因此間接地與六叔發生了那次難忘的遭遇。一天，我因知屋前大樹上的小黃鸝已出巢學飛，若不及時動手，過幾天便會「驚去巢空」了。於是偷偷地爬上高枝，正如猿猴一樣地在繼續向上攀援，欲伸手探巢捉鳥時，忽被祖母發現，喝令下來。這突如其來的挫折，對我自然非常掃興，心中對祖母也便不無反感。因此，不但不聽從她的命令，反而向她作了鬼臉，然後停在高空的樹枝上，不肯下來。祖母威嚴受到挑戰，當然十分生氣，便叱在圍牆內庭園閱書的六叔出來鎮壓。六叔那時也才不過是二十二、三歲的小伙子，看到家中居然有孫子忤逆祖母的事件發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從睡椅上躍而起，放下了書，赤着腳，幾個箭步，便奔出了大門，站在祖母身邊，仰頭指着我說：「你這畜牲！馬上給我乖乖地下來，向翁媽認錯道歉！」我面露一絲苦笑，心想，光道歉認錯恐怕還解決不了問題啊。於是靈機一動，打算先不妨從高處徐徐下樹，待快接近地面時，竟機跳下，逃為上策。因為逃出去鄰家躲藏幾個小時，再回家來，大家都已心平氣和，甚至會把這件事都忘了。不是既可省道歉認錯的尷尬，又可避免其他可能的懲罰麼？六

叔和祖母大概都沒有想到我這「鬼小神通大」，會來這麼一招。說時遲，那時快，當他們還在靜候我下地趨前賠罪時，我從大概一丈多高的樹枝上一躍而下，有如飛鼠，拔腿便向田壠間逃跑。當六叔發現我在逃時，他已距離我有三、四尺遠。我拼命跑，他也使勁追，展開一場鄉間少見的叔姪百米賽。我邊跑邊回頭看，只見距離愈來愈近。跑呀！跑呀！我跑得連氣都已喘不過來；而六叔追呀！追呀！並無中途放棄之意，頗使我有大禍臨頭之感。我於是便奔向一條灌溉用的濠溝，水深及腰，流入一個多年前洪水潰堤時沖出的倒口塘，就在數十步外。原希望六叔會怕打溼衣袴，適可而止，或可相持展開談判。想不到他也奮不顧身，一縱下水，而且就落在我的身旁。硬把我抓到，帶回家來，鄭重地到堂屋向祖母鞠躬道歉，並保證下次不再無禮反抗。事後並予我以理喻，謂家長的管束，是爲了防止意外，出於愛心，何需反抗；既已犯錯反抗，更不必錯上加錯去逃跑，這只會使事件擴大，處罰加重，何益之有？我聽了大爲感動，同時覺得幸運，沒有挨揍。自此以後，我逐漸知道六叔是一個重視尊卑長幼和忠孝仁義的儒者，同時也是一個恩威並濟，不姑息養奸的人。近幾年前，我向他函索墨寶，他便寫了一幅中堂，錄「儒行篇」一節勉我。可見其思想行爲，是前後一致，數十年如一日的。這件事發生在四十多年以前，我本來也是忘記了的，直到最近，因爲教學需要閱讀一本有關毛澤東的書，裡面提到老毛親自告訴史諾（以寫「紅星照中國」成名，專替毛共宣傳的美國已故記者）的一

個故事，才使我又想了起來。那是老毛自稱幼時在家，也是調皮搗蛋，萬事看不順眼，常常反抗家長的管束。一次他激怒了他的父親，就發生了一幕如我上述的「追逐劇」。老毛在湘潭韶山的老屋前也有一口大水塘，當毛父追趕他快到達塘邊時，他放聲吆喝地說：「老頭子！我警告你，你如果再追過來，我便跳水溺死了事……」毛父受其威脅，一時心軟起來，不但停止了追趕，反而向他求情不要投水，顯然中了老毛的心戰詭計。史諾描述老毛講這故事時的興奮姿態，認爲這是他一生幾件難忘的得意傑作之一。當時我想，毛父如果有我六叔那樣果斷英勇，毅然追趕到底，抓回重罰，並予教訓，也許老毛以後的心態、個性、作爲都會不同。很可能連中共造反及其帶來的災難，都不會在中國發生，那不是中華民族的大幸麼？家教影響之大，有如此者，豈可忽視哉！西諺有云：「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不打不成器）就是這個意思！

這次追逐事件後，六叔不久又去了南京完成學業。緊接着便發生了神聖的全民抗日戰爭。他也像其他成千成億的祖國青年一樣，連回家省親都來不及便投入了抗戰的陣營，一別就是十年。他先是作新聞記者，到京滬淪陷，武漢棄守，也就是抗戰進入高潮的時候，記得是民國二十八年，他抱着師事和報効最高領袖的熱忱，以達報國的宏願，應召去戰時首都重慶，加入了當時政府中樞的委員長侍從室，經常追隨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左右，從事機要秘書工作，先後達十餘年之久。這十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沒有的大動盪

時代。國家先是受強敵的侵略，半壁江山，慘遭蹂躪。好不容易全國軍民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團結奮戰；哀兵必勝，終於使日寇屈膝，贏得最後勝利，躋國家於世界五強之一的崇高地位。而毛共叛亂，接踵而來；不數年烽火連綿，大陸赤化，神州陸沉，以至於今。此期間筆者從幼年以至壯年，曾不斷受到六叔的指導鼓勵和忠言訓誡。其經歷之艱難險阻，直與我民族的命運相一致、相連結。先是民國三十三年長沙第三次會戰失利後，寇軍以雷霆萬鈞之力直指陪都，企圖一舉亡我。最高領袖爲了救亡圖存，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悲壯號召，我那時才初中畢業，深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乃以未屆弱冠之年，毅然響應；帶筆從戎，間關跋涉，遠赴貴州西南前線，參加了青年遠征軍二〇五師，當一名戰團列兵。那時都勻已經失陷，貴陽吃緊，我們在附近山區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學習新兵器的使用，準備隨時迎擊敵人，作殊死戰。在軍中又不時接到六叔從重慶寫來的信，都是勉勵我鍛鍊體格，認真操作，勤於自修，每一封信都是情意拳拳，使我克服了年幼思親的情緒危機和異鄉孤獨之感。無如在我們這批初生之犢還沒有來得及走上戰場的時候，敵人便已屈膝投降。全國民心士氣的高昂，說是五千年來所僅見，是不爲過的。我們這批在國難最嚴重的時候請纓殺敵的青年，更是信心百倍憧憬着國家的復興強盛，而期有所貢獻。爲了表示對我們的重視和垂顧，最高領袖蔣公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在日理萬機之餘，特別於還都南京之前，抽暇到我軍駐

地的貴陽來校閱。託福領袖的光臨，使我與分別十年的六叔有一次很不尋常的見面，值得一記。

記得那是校閱前一下午，當我二〇五師各部隊一萬餘人在閱兵指揮官劉樹勛將軍預校演習完畢，宣佈各同營地休息，準於明晨十時原地集合恭迎領袖時，一輛小型吉甫車從司令臺急速地朝我六一四團的機關槍第三連隊伍駛來，一位英俊的年輕少將軍官下車請連長把我找出，我起初還以為出了什麼紕漏！他說：「令叔已隨主席到了貴陽，以時間倉促，盼即赴黔靈山行邸一晤。」

——並代我請假數小時，隨即登車同往。黔靈山位於貴陽郊外二十里，風景形勢極佳，到達時已近黃昏，但見車水馬龍，將星雲集，警衛森嚴。該軍官引我於會客室見到六叔，歡愉興奮之情，不言而喻。我已從一農村頑童一變而為革命軍人，六叔自七七事變後投身報國，萍踪萬里，迄未一返家園，真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間人事滄桑，不堪回首，尤以祖母仙逝，亦未克奔喪返里。乍見之下，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說起。事實上六叔任務在身，軍書旁午，也沒有時間促膝長談啊。他對我年少請纓從軍報國的志行，顯然感到十分安慰和嘉許，談話進行間，他看看手錶說：「你在這裡坐一會兒，我去試一試看主席現在有無空的時間，好讓你去向他致敬。」我聽到這話，心幾乎跳到口邊，但隨即恢復鎮定，感到我這年輕的「列兵」，如果真能在這歷史性的時刻單獨向統帥致敬，不但是個人的光榮，也實在是軍中的「佳話」啊！無如待六叔返回會客室時，告以主席猶忙於接見軍政要員未畢，恐難有

觀見機會矣！「佳話」頓成泡影，不免悵然。但我叔姪於此種戎馬倥傯的場合獲得見面晤談的機會，已屬非常難得和滿足了。晚餐後六叔復催我便中介紹幾位親友，並有幸和軍長劉安祺將軍，青年軍副總監彭位仁將軍等見了面，然後作別。並派車送我午夜回營，以備及時參加明日的光輝檢閱。過了幾天的一個星期日，劉師長夫人黃修祖女士派人找我去她家便餐，告訴我六叔臨別時，曾將他這次來貴陽的全部出差費法幣五萬元留下，囑轉給我零用，或於退役復員時添購衣物，真使我感動不已。蓋我深知戰時戰後，公務員待遇微薄，六叔那時正準備還都後結婚成家，需錢孔急，而猶將此額外的一點收入留給我這毛頭小姪使用，非宅心仁厚者，能庶幾乎？後來退役後我在貴陽青年中學念書，也不時收到他從首都南京的來信鼓勵和接濟。如坐春風，如親庭訓。在臺時，我又見到過好幾次，他對一些失業求助的同鄉同學作雪中送炭之助；而其自家，在當時則經常是入不敷出，而有賴嬌母全天候工作的收入貼補。黔靈山之會一別又是三年，這三年實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悲劇醞釀的時期。國家已從勝利後充滿着希望的五強之一，一落而為前路茫茫，四分五裂的破落戶，這都是中共內亂的結果啊！我從青年軍退役復學才二年，高中還差一年畢業，又因徐蚌會戰失敗，學校解散，家鄉變亂而再度從軍。轉戰和組訓民衆於川鄂邊區的大巴山前線，眼見人心思變，軍心瓦解，局勢日趨不利。那時最高領袖已被迫下野。在這國失元戎，羣龍無首的情況下，兵敗如山倒，長江天塹，不戰而破；

半壁江山，拱手讓敵，終使大局不可收拾。六叔這時仍舊是隨節到處奔波，席不暇暖，作挽救狂瀾於既倒的努力。國家的興滅，政府的存亡，唯領袖的進退是賴。筆者個人的前途，這時也只有期待六叔的「緣」救了。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就靠着這一點「緣」，一個充滿着報國熱忱的生命火花，還繼續在我那年輕微弱的軀體裡燃燒不熄。求生報國之念，終於使我在重慶失陷的前夕，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底，以一個年華雙十，營養不良，流落重慶街頭，高中還沒有畢業的散兵游勇，戲劇性地與六叔取得聯絡。經過他的努力得以奇蹟式地撤退來臺，逃脫了被中共奴役、殘殺、勞改、洗腦、監禁的悲慘命運。至今思之，猶不寒而慄。來臺後更不時受到六叔的耳提面命，勵奮發，再行復學，十載寒窗，孜孜矻矻，先後完成各種學位，開創了一種與大陸同胞有天壤之別的命運和事業。宜海多年，愧無建樹；嗣執教鞭於異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對傳播祖國文化，促進國際瞭解，略盡綿薄。我不能不將此種轉捩歸功於神恩祖德和六叔的「緣」助。故數十年來，兢兢業業，自強不息，不敢一日怠忽或忘也。以上各節，只不過是有關我叔姪間的一些際遇和國家命運的演變。至於我六叔在其公務公治中所表現的「和而不同」，「擇善固執」，「不與俗浮沉」的「君子之風」，及其「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形象，當早為識者所共鑒，而用不著我來費詞多說。恐反而有背他「澹泊明志」，「實事求是」；「不自炫」，「不欺人」；「有若無」，「實若虛」的修養和教訓啊！